



世变中的一代词宗 ——论报刊所载之彊村诗词

张 晖

摘 要:清末以来,许多文人在报刊发表诗词仅为名声或稿酬,彊村却不然。彊村深知报刊所载之诗词首先须面对读者大众,是作者向读者、他人表露个人情感、政治与文化立场的途径。彊村在新文化前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诗词都有较深的寓意,展露了一代词宗在辛亥鼎革、袁世凯称帝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政治文化立场和百转心思。

关键词:朱祖谋;彊村;报刊;遗民

1815年,传教士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国的现代报业自此展开。甲午战争之后,各类官报、外报以及民报层出不穷。直到梁启超诗界革命之后,报刊才开始关注并刊登诗词等文艺作品。后经始于1905年的国粹运动和始于1909年的南社活动的推导,各大报刊开始大规模刊登诗词,一时风头甚健,读者众多。这种局面至1910年代达到顶峰,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报刊的诗词版面逐渐萎缩,读者也随之渐趋小众。

今日我们将目光投到晚清以来报刊上的旧体诗词,目的不仅仅在于文献上的收获,如收集与整理重要作家的散佚之作、将报刊上的诗词与别集相互校勘等^①,更为重要的,是希望尽量贴近当时的历史情境,探讨相关作品发表时的具体语境与作者心态^②。毕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诗词,与过去文人在私下集社吟咏、唱和、交流、传抄作品等均有所不同,其流传速度无疑更快、影响无疑更大更广。这是作者有意借助报刊这一公共媒体,扩大其创作影响力的有明确意图的行为,是作者有意向大众、政府、各种势力及亲朋好友等表露其个人情感、政治态度与文化立场的有效途径。

这里准备仔细讨论朱祖谋(1857—1931)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部分诗词。朱祖谋原名孝臧,字古微,号彊村,是晚清、民国初年的词学大家。梁启超曾盛赞陈三立(伯严)和彊村是晚清以来诗、词两大领域的宗师,而他们之所以致力于诗词,是为了在文化上有所托命:

荷庵此次归来,为言古微、伯严两君有凤翔千仞之概,嶙然不滓之志,相与低徊于其为人,而还求其故,则皆有所主而已。古微举天下之美,不以易词;伯严举天下之美,不以易诗。古微、伯严无所往而不得诗词,故常有以自乐,诗词可以致伯严、古微不朽,故常有以自信,而其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则亦在此矣^③。

以梁启超的身份,对彊村、陈三立两位遗民的成就如此加以表彰,可知彊村在当时的声誉与

①毋庸讳言,此一工作极为重要。此处仅就本文立意而言,并非忽视相关工作。

②这种回到杂志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来讨论文学作品的研究思路,是现代文学界最先开启的。李欧梵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一文中从《申报》的角度讨论了鲁迅《伪自由书》中文章的生产与意义,该文是深具影响的开山之作,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第3~22页。后来的典范研究则有陈建华《〈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载《二十一世纪》2004年2月号,第87~100页。

③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9页。

影响。然而，彊村一生谨于言行，却又心细如发。与同辈友人陈三立、郑文焯、况周颐等人相比，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诗词作品算是最少的。同时，他对在报刊上发表诗词又有着足够的警惕和认识，他每一首公开发表的诗词都是有缘由的，虽然多数仍为应酬之作，但其中表露心态之作，显然是经过仔细斟酌才正式公开发表的。下文先就报刊所载之彊村诗词作一整体的观照，然后就其有深意的作品，略作诠释。

一、报刊所载彊村诗词的整体情况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五十岁的彊村致仕返回江南，先后定居于苏州和上海^①。从此肆力词籍校勘，他精校、精刻的《彊村丛书》是词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集大成式的词总集^②。校词之余，按谱填词，成为晚清民初最重要的词人之一。清亡后，彊村又是上海最重要的遗民之一^③。他的诗词创作规模甚大，其词主要结集为《彊村语业》、《彊村词剩》和《彊村集外词》，诗集则有《彊村弃稿》^④。

彊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应该是1907年4月1日在《国粹学报》24期上发表《齐天乐》(独游龙树寺，有怀半塘次珊)一词。自此以后，彊村在《国粹学报》、《国风报》、《庸言》、《小说月报》、《学衡》等五种报刊上共发表诗词四十题四十九首(仅据有限的见闻加以统计，仍有待增补)，其中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数量最多，共计十九首。

《国粹学报》所刊作品依次为1907年4月1日在《国粹学报》24期上发表的《齐天乐》(独游龙树寺，有怀半塘次珊)、《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摸鱼子》(梅州送春时得攀下故人三月几望书)，1907年3月4日《国粹学报》26期的《高阳台》(残雪)、《夜飞鹊》(香港秋眺公度)，1907年4月2日《国粹学报》27期的《翠楼吟》(咫村藤花)、《念奴娇》(同理臣、半塘观荷苇湾，用白石韵)、《渡江云》(拈清真韵送客游江左，亦劳者之歌也)、《好事近》(九日坐天游阁)、1907年4月20日《国粹学报》29期的《秋霁》(园夜卧雨，莼鲈之思益深。和梅溪)，1907年11月25日《国粹学报》35期的《尉迟》(今年烽火中促舍弟重叔南归，倚声为别，惨不成章。天寒岁晏，稍得消息。偶忆断句，足成此词。颍滨对床之思，杜陵书到之痛，重叔读之，当亦洴澼之横集也)、《金明池》(半塘赋春明花事六词，依调和之。其一扇子湖荷花)，1907年12月24日《国粹学报》36期的《声声慢》(叔问词长以戊戌沽上词卷属题)，1908年1月13日《国粹学报》47期的《柳梢青》(虞山蒙叟湖上句云“主人要悟虚舟理，但看红妆与翠微”，晨起独至定香桥观荷，口占短章，聊为叟语下一转，倘所谓我转法华也耶)、《惜红衣》(张园秋晚，草木变衰，昭倚扶病来游，感话近事，和白石)、《惜红衣》(晦鸣、病山别五年矣，荒江卧病，音书寂寥。病山邮示新篇，兼道晦鸣天南宦迹漂零，旧侣离忧如何。用白石韵寄晦鸣靖州，遂报病山，不胜岁寒之思矣)、《惜红衣》(叔问既示新词，又疏论白石旁谱，稽撰同异，谓次句日字为韵，证以梦窗某老二阙，足破熊友疑尘。爰用其说，和白石是解)、《惜红衣》(年时与叔问有买邻之约，逡巡未就。今将卜居吴氏听枫园，书报叔问，申以是词，再用姜韵)、《念奴娇》(月下过叔问吴小城东墅，乃七夕也，归来始觉之)。

发表在《国风报》上的共计六首，1910年3月21日《国风报》第一年第四期的《齐天乐》(木绵)、《探芳信》(春城连雨，游计因循。叔问拈梦窗“雨声楼阁，寂寞收灯”之句，切情依黯，约次其韵)、《阮郎归》(埭西山行偶书)，1910年5月9日《国风报》第一年第九期的《念奴娇》(月下过叔问吴小城东墅，乃七夕也，归来始觉之)^⑤，1911年2月19日《国风报》第二年第二期的《乙庵恪士书来为邓尉探梅之约词以速之》、1911年3月1日《国风报》第二年第三期《西河》(庚戌夏六月瘳庵薄游吴下，访予城西听枫园，话及京寓，乃半塘翁旧庐，回忆庚子、辛丑闲，尝依翁以居，离乱中更奄逾十稔，疏灯老屋，魂梦与俱，今距翁下世且七暑寒已，向子期邻笛之悲，所为感音而叹也。爰和美成此曲，以摅旧怀)。

①夏孙桐：《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朱公行状》，载《彊村丛书附遗书》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709页。

②吴熊和：《〈彊村丛书〉与词籍校勘》，载《吴熊和词学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3～157页。

③关于朱祖谋的生平，参马兴荣：《朱孝臧年谱》，连载于《词学》(第1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0—385页；《词学》第1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9～249页。

④《彊村语业》的版本较多，简单的版本介绍可参王晋光等：《1919～1949旧体诗文集叙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3～134页。《彊村词剩》、《彊村集外词》、《彊村弃稿》均为彊村门人龙榆生在彊村身后整理，连同《彊村语业》一起刊入《彊村遗书》，见《彊村丛书附遗书》第10册，第8125～8676页。

⑤本词前曾发表于《国粹学报》47期，1908年1月13日。

发表于《庸言》的共计三首,依次是1913年2月1日《庸言》一卷五号的《和远根乞米曲》、1913年3月1日《庸言》一卷七号的《王病山避乱武陵,乃其昔年备兵地也。武陵诗人陈伯弢以书酝相劳苦报赋有句率次原韵奉寄》、《寄怀遂公》。

发表于《小说月报》的共计五首,依次为1915年9月25日《小说月报》六卷九号的《金缕曲》(井上新桐植七年矣,周无觉抚之而叹曰:此手种前朝树也,斯语极可念拈以发端)、《水龙吟》(麦孺博挽词)、《还京乐》(和庞槩子),1916年11月25日《小说月报》七卷十一期的《金缕曲》(芸巢小病初起,赋此奉简,叠前韵),1917年3月25日《小说月报》八卷三号的《辛亥九日》。

发表于《学衡》的共计七题十六首,依次为1924年6月《学衡》30期的《水调歌头》(隘堪索词为赋此解),1926年5月《学衡》53期的《鹧鸪天》(宫词和元裕之)、1926年7月《学衡》55期的《高阳台》(乙丑除夕闰生宅守岁)、《齐天乐》(九日庸庵招集江楼赋示同坐),1926年9月《学衡》57期的《和缘袈韵》、《新刊宋刘行简先生〈苕溪集〉成,缘袈序之,次韵报谢,时缘袈病新愈》,1926年10月《学衡》58期的《睡起三绝句》。

综观以上彊村发表的作品,可以得到两个初步的印象:

首先,彊村所刊发的诗词,大多是交游应酬之作。彊村填词,十分矜慎。应酬之作,则往往请友人代笔^①。但这批公开发表的作品,似乎都是他本人所填,而且大多是在创作完成不久之后就加以刊布的。除与王鹏运、郑文焯等人的交游之作外,彊村的有些作品是为专门悼念友人而刊登的。如黄遵宪去世于1905后,他遂于1907年在《国粹学报》上刊登旧作《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夜飞鹊》(香港秋眺公度)等以示悼念。另如麦孟华于1915年2月25日去世^②,彊村迅速在1915年9月25日的《小说月报》六卷九号上刊登《水龙吟》(麦孺博挽词),以示吊挽。《西河》(庚戌夏六月瘦庵薄游吴下,访予城西听枫园,话及京寓,乃半塘翁旧庐,回忆庚子、辛丑闲,尝依翁以居,离乱中更奄逾十稔,疏镫老屋,魂梦与俱,今距翁下世且七暑寒已,向子期邻笛之悲,所为感音而叹也。爰和美成此曲,以摅旧怀)一词则显然专为怀念王鹏运所作。又如《学衡》57期在发表他《和缘袈韵》、《新刊宋刘行简先生〈苕溪集〉成,缘袈序之,次韵报谢,时缘袈病新愈》二诗后,同时还发表张尔田的《和缘袈韵同古微丈作》,显然是彊村和张尔田二人为共同纪念叶昌炽(1849—1917,晚号缘袈)而发表的。

有些诗词则似乎并不是由彊村主动拿去发表的。如《学衡》30期刊其《水调歌头》(隘堪索词为赋此解)一词,同期刊有况周颐《沁园春》(沧江晚卧,触绪无聊,偶占小词,无当大雅。隘堪先生硕学宿望,今之斗山。下征巴歛,弥用愧悚)、“隘堪”即孙德谦,他与《学衡》杂志关系密切,经常在该刊上发表论文与诗词作品。彊村与况周颐二词同是赠送孙德谦之作,或许是由孙德谦直接提供给《学衡》而发表的。又如53期发表的《鹧鸪天》(宫词和元裕之)八首,后附胡士莹《鹧鸪天》(读彊村先生和元裕之宫词,书后寄示斐云)。《学衡》杂志由东南大学创办并主持,胡士莹和赵万里(斐云)均是东南大学的毕业生。彊村的《鹧鸪天》八首多半是因为胡士莹主动与前辈唱和,并将其作品和自己的和作并列发表。

其次,彊村对报刊所载的诗词作品多数并不满意。他在晚年删定《彊村语业》时,仅将其中的十五题收入《语业》。依次为《齐天乐》(独游龙树寺,有怀半塘次珊)、《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摸鱼子》(梅州送春时得辇下故人三月几望书)、《夜飞鹊》(香港秋眺公度)、《柳梢青》(虞山蒙叟湖上句云“主人要悟虚舟理,但看红妆与翠微”,晨起独至定香桥观荷,口占短章,聊为叟语下一转,倘所谓我转法华也耶)、《惜红衣》(张园秋晚,草木变衰,昭倚扶病来游,感话近事,和白石)、《惜红衣》(晦鸣病山别五年矣,荒江卧病,音书寂寥。病山邮示新篇,兼道晦鸣山南宦迹漂零,旧侣离忧如何。用白石韵寄晦鸣靖州,遂报病山,不胜岁寒之思矣)、《齐天乐》(木绵)、《乙庵恪士书来为邓尉探梅之约词以速之》、《西河》(庚戌夏六月瘦庵薄游吴下,访予城西听枫园,话及京寓,乃半塘翁旧庐,回忆庚子、辛丑闲,尝依翁以居,离乱中更奄逾十稔,疏镫老屋,魂梦与俱,今距翁下世且七暑寒已,向子期邻笛之悲,所为感音而叹也。

①龙榆生:《彊村晚岁词稿跋》说:“先生余暇填词,亦至矜慎。其酬应之作,多倩旅沪友好为之,诗文亦复如是。虽亲自录存高,恒杂他人代笔。就予所知,钱塘张孟劬尔田、仁和孙隘堪德谦、长洲吴瞿安梅、吴县吴湖帆、闽县黄公渚孝纾等皆曾捉刀。”《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19页。

②《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6页。

爰和美成此曲，以摅旧怀）、《金缕曲》（井上新桐植七年矣，周无觉抚之而叹曰：此手种前朝树也，斯语极可念拈以发端）、《水龙吟》（麦孺博挽词）、《鹧鸪天》（宫词和元裕之）、《高阳台》（乙丑除夕闰生宅守岁）、《齐天乐》（九日庸庵招集江楼赋示同坐）。其中《乙庵恪士书来为邓尉探梅之约词以速之》在收入《语业》时，易名为《三姝媚》（觚庵有邓尉探梅之约词以速之）；《高阳台》（乙丑除夕闰生宅守岁）、《齐天乐》（九日庸庵招集江楼赋示同坐）则分别易为《高阳台》（除夕闰生宅守岁）、《齐天乐》（乙丑庸庵招集江楼）。至于对作品文字的推敲、修改、润色，则更是所在多有。可见，公之于众的作品未必是彊村的得意之作。其原因，一是作品在发表时每出于应酬，而彊村本人对作品的精益求精，则是更为重要的内在缘由。

二、在政治漩涡下坚持的遗民立场

讨论彊村发表的旧体诗词，重点自然在于彊村那些有意表露个人政治立场、文化心态的作品之上。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发表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小说月报》上，创作时间与发表时间有着几年的时差，从中可以窥见彊村发表作品或非一时兴起或简单的应酬，而有其成熟的思虑。1915年9月25日，朱祖谋在《小说月报》六卷九号发表了《金缕曲》（井上新桐，植七年矣，周无觉抚之而叹曰：此手种前朝树也。斯语极可念，拈以发端）。词曰：

手种前朝树。带虚廊斜阳一角，阅人无语。乞向西邻斤斧底，曾共箴龙赦取。看玉立，亭苔如许。今日离披银床畔，问孤根、肯傍龙门否。一叶叶，战风雨。蟋蟀三两啼相诉。说年来、红凄翠惨，好秋谁主。划地霜芜连天白，栖凤长迷处所。算干净、犹馀吾土。眠坐清阴浑闲事，要岁寒、根干牢培护。盟此意，酌清醕。

该词作于1912年^①，彊村在三年之后将之刊布，自然是如词的小序中所说的悼念“前朝”，有意向公众表达和传递他自己强烈的遗民情绪和坚定的遗民立场。这首词，历来被视为彊村政治词的代表。胡先骕曾指出彊村词中很少指涉清末的政治大事，惟独对辛亥革命的不满，反复在词中倾诉。胡先骕说清末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等大事，当时文人皆积极参与：

盖几于第一流文人，皆与政潮起伏，有不解之缘者。独彊村侍郎，不闻与此数役有关。殆其素性恬退，故克持明哲保身之训，亦志在高文寿世。初不以一世之理乱，影响其名山盛业耳！然又非秦越视之也。上举《金缕曲》、《夜飞鹊》诸什，可见其蒿目时艰之忠忱。至辛亥革命，其志益显^②。

胡先骕随后列举了《金缕曲》词中“今日离披银床畔，问孤根、肯傍龙门否”、“算干净、犹馀吾土。眠坐清阴浑闲事，要岁寒、根干牢培护”等句来证明他的论述。彊村对政治的热衷与参与确实远不如同辈文士文廷式、陈三立等人——而他的官阶却是最高。然则彊村对政治虽少参与，但在庚子事变时却曾激烈地越级上谏慈禧，差点惹来杀身之祸^③。可见彊村虽然平日深谙处世之道，懂得淡默自处，然而一旦碰上意绪不平之事，却也掩盖不住骨子里那种激昂的文人意绪和责任感。所以，在诗词中保持对时事的敏感与注视，但在行为上并不积极表现出对时事的参与，是符合彊村性格的行为。不过这种行为一旦遭遇报刊等新式媒体，私下的政治态度却很快转为公开的政治立场。这在《金缕曲》一词的发表上便可见一斑。

尤有甚者，1917年3月25日，朱祖谋在《小说月报》八卷三号上发表了《辛亥九日作》一诗。诗曰：

登高犹有地，痛哭久无人。花好仍充眼，杯干不上唇。

峥嵘看几辈，惨结得孤颦。幻想番番尽，江湖本幸民。

彊村早年以诗名，后随王鹏运学词，四十岁以后便全力填词^④，很少赋诗，更不要说将诗公之于众了。这首《辛亥九日作》非常之沉痛，艺术水准亦远非一般作品所能及。“登高犹有地，痛哭久无人”道出内心的

①《彊村语业》收入“玄默困敦”，即壬子（1912年），《彊村丛书附遗书》第10册，第8146页。可参何泳霖《朱彊村先生年谱及其诗词系年》，饶宗颐主编《华学》（第9、10辑）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47页。

②胡先骕：《评朱古微〈彊村乐府〉》，载《学衡》第10期（1922年10月），该文第9页。

③如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载《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690～4692页。

④龙榆生：《彊村老人与夏承焘书跋》，载《词话丛编》第5册，第4384页。

寂寞和世事的变幻无常;“花好仍充眼,杯干不上唇”述说自己的无奈和冷眼旁观;“峥嵘看几辈,惨结得孤嘬”似意有所指,又表现出及时抽身而退的冷静;末句“幻想番番尽,江湖本幸民”恰好是他自己的写照。

此诗后来收入《彊村弃稿》时,又有比较大的改动。诗曰:

登高犹有地,痛哭岂无人。花好聊充眼,杯干劣上唇。

嵯峨看几辈,惨戚发孤颦。歌出章山句,吾生本幸民^①。

经修改后,诗意更为沉痛。“久无人”改为“岂无人”,意指前朝虽覆亡,但依然有人(或包括他自身)怀念。“仍充眼”改为“聊充眼”,更见无奈。“江湖”改为“吾生”,则自身的遗民立场也更清晰无疑。

朱祖谋早年官运亨通,后因对政局不满而绝望辞官。一个早就看破政治,意欲皈依文化的“遗民”,为何要在1915年和1917年间着意、积极地向外界表明他的遗民立场?

民国初年,在清末曾任江苏布政使的李瑞清寄寓上海,其门人胡小石住在李宅,观察到当时的遗民分成青岛与上海两派。刘成禺曾记载胡小石的观察:

辛亥之后,清室遗臣,居处分两大部分:一为青岛,倚德人为保护,恭王、肃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远走日本、朝鲜、东三省;一为上海,瞿鸿禨曾任军机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则中坚也。小石居梅庵家,青岛、上海两方遗臣举动,多窥内幕。在袁世凯称帝时,日人曾派重要人物多次往来协商于青岛、上海间,欲拥宣统复辟,或在东三省建立‘大清国’,恭王、肃王移住旅顺,即商订此协议也。青岛方面一致赞同,日人乃偕青岛遗臣要人,来沪方取同意。瞿子玖首先反对,坚持瞿意者,则李梅庵、沈子培、陈散原诸人。梅庵谓是置宣统于积薪上也。青岛、上海意见既分,袁世凯多罗致青岛重臣入北京矣^②。

彊村作为重要遗民,其政治立场是多方关注并试图拉拢的。白敦仁指出“彊村时往来湖淞之间,其立场盖与散原诸人为近也。”^③也就是说,是反对溥仪在东北称帝的。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彊村发表《金缕曲》时,正是袁世凯称帝前抓紧时间拉拢遗民之际。这一年,彊村曾赴北京,到北京后,袁世凯欲罗致而不得。夏孙桐说:“乙卯岁一至旧京,袁世凯方为总统,优礼旧僚。欲罗致而不得,闻其至,急致书聘为高等顾问,笑却之,未与通一字。”^④乙卯即1915年。赵叔雍曾记载彊村对袁世凯的痛恨,甚至欲杀之而后快:

在甲寅、乙卯间,袁项城柄国,辄有僭位之思。……彊村侍郎亦憾袁氏之盗窃,一日戏谓姬人曰:“我当化虎,扑杀此獠”,姬人为之戚然应曰:“脱不得项城,而君身已虎,且将奈何?”^⑤

赵叔雍为况周颐弟子,故彊村此事颇可采信。在袁世凯与上海遗民关系紧张之际,彊村发表《金缕曲》一词,其用意显然在于向他人表明自身萦怀前朝的立场,不想与袁世凯政权发生任何关联。

而彊村发表《辛亥九日》的1917年3月,更是一个极度敏感的时间。此时袁世凯已于1916年6月6日去世,而张勋、康有为等人的复辟活动即将于1917年7月展开。彊村自然又受到邀请,“共襄盛事”。张勋复辟,彊村的挚友如沈曾植等都出山了,他却“我自岿然不动”。在他的心目中,辛亥年间的翻天覆地的在六七年之后,仍然需要“痛哭”一场。此诗的发表颇具象征意义:并不是所有的遗民都热心参与政治活动。尤其对彊村来说,在坚持遗民立场的前提下,可以去参拜逊帝(如1915年的北上),但不欲参与任何实际的政治活动。这种心思,在彊村后来的岁月里,有着更为清晰地显现^⑥。

值得注意的是彊村运用辛亥的话题来表明他的遗民立场。入民国之后,辛亥革命一直是报刊上的热门话题。革命者、复辟者、遗民不同群体的人纷纷使用这一话题来表达不同的情绪与立场。旧体诗词中也多有讨论,仅《小说月报》上就有不少,如三卷九号(1912年)有客鸳《辛亥秋感》八首,其中有云:

①《彊村从书附遗书》第10册,第8383页。

②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清道人轶事”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7~118页。

③白敦仁:《彊村语业笺注》,巴蜀书社2002年,第256页。

④夏孙桐:《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朱公行状》,载《彊村从书附遗书》第10册,第8710页。

⑤赵叔雍:《蕙风词史》,载《词学季刊》1卷4号(1934年4月)。

⑥作为朱祖谋的弟子,龙榆生记载他在“九一八”之后的政治立场。朱说:“吾今以速死为幸,万一逊帝见召,峻拒为难。应命则不但使吾民族沦胥,即故君亦将死无葬身之地。”见龙榆生:《彊村晚岁词稿》,载《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519页。

一掬兴亡泪，重阳风雨天。徙戎江统论，赴敌祖生鞭。
九世齐仇复，连城赵璧旋。悲秋工部感，身世寄吟笺。（其一）
片瓦中原解，新藩五色扬。入关争失鹿，下诏已亡羊。
盗早开门揖，侯真窃国偿。当车图一试，痴绝笑螳螂。（其八）

辛亥年刚刚过去，“片瓦中原解”的经历依然刻骨铭心，眼下又是“入关争失鹿”的乱七八糟，诗人不免百般感触。有趣的是，诗中用了祖逖、侯景的典故。祖逖（266—321），当时晋室大乱，祖逖率部渡江，志在收复中原。侯景（？—552）举兵叛乱，逼死梁武帝萧衍，到处烧杀抢掠，史称“侯景之乱”。祖逖当年面临的是羯族石勒的入侵，而客驾面对的是满族王朝。历史上，宋代、元代汉族知识分子在诗歌中会常常提到祖逖，清末“驱逐鞑虏”的口号深入人心，面对异族政权时，诗歌中出现祖逖的形象并不奇怪。问题是，清代已经灭亡，表明祖逖的任务已经完成。然而，任务完成换来的又是什么呢？不过是侯景的“窃国”而已。所以，在诗人看来，眼下的一切远不如满清政权存在的时候合理，他不得不感叹“下诏已亡羊”，悔恨清末年的改革没有能够达到成果，导致天下江山落入“侯景”之手。

在客驾的诗歌中，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驱逐鞑虏”的排满民族运动，换来的仍是国家的不幸。我们可以从他的诗里看到一个人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失落和反思；而从他的反思中，我们又可以读到晚清以来民族话语和国家话语之间的紧张性。然而，疆村的立场与之相比，仅为简单的怀念“前朝”的遗民立场，以及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不合作。其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思想，与客驾截然不同。然而疆村能够借助报刊，在众声喧哗的时代里通过旧体诗词发出他自己的声音，表达他个人的立场，亦何其幸矣。

三、结 论

从报刊所载的疆村诗词入手，本文讨论了一代词宗如何借助报刊这一公共文化空间在特定的时间里微妙地表达和坚持其遗民立场，对抗现实政治。然而在同一文化空间里，遗民与非遗民对同一事件（如辛亥革命）有着理解上的差异，由此可见当时旧体诗词中呈现出来的复杂的思想状况。

研究报刊所载的旧体诗词，或可进一步开拓对遗民文化空间的认知。民国初年的清遗民们居住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做着寓公。民初的复辟乃至后来溥仪在东北建满洲国，都离不开清遗民的支持。这部分史实经过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其情况越来越清晰^①。然而，清遗民细微而复杂的情感与思想至今仍不得其详。究其原因，清遗民的生活有固定的圈子，他们很少在公众面前表露情感，宁愿在春秋佳日通过一些雅集，在典雅的诗词、骈文近来谋取同类的共鸣。相较同一时空下的遗民诗词，新文学作家掌握着很多的报刊舆论阵地，积极地发表他们的各种意见。与小范围的雅集不同，报刊则是面对公众的更为广阔与开放的空间，这对后人了解新文学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报刊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也曾是清遗民偶尔表达和抒发情感的文化空间。加强对报刊上遗民作品的关注，必将较大地加深和拓展对清遗民的认识。

● 作者简介：张 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7CZW017）

●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年。